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卷三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云

口日探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多難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看時。幾張紙。盡不完。龍龍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煮不熟飯鍋。最是那癡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藍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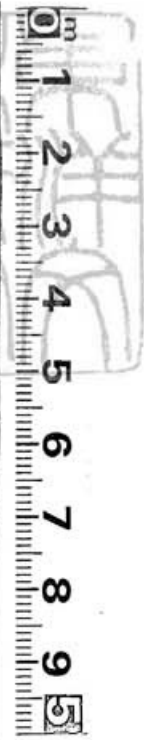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白案敬馬奇

K2960(2)

22.52,2
7
4.7



卷六之三

双紅堂
小説
38(2)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2)

拍案驚奇卷之三

詩目

劉東山誇技頓城門
十八兄奇踪刺酒肆
弱為強所制
不在形巨細
何曾有長喙

螂蛆帶是鉗

話說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制。誇不得高，恃不得強。這首詩所言螂蛆是甚麼，就是那赤足蜈蚣。俗名百脚，又名白足之虫。這帶又是甚麼，是那大蛇。其形似帶一般，故此得名。嶺南多大蛇，長數十丈，重幾害人。那邊地方裡居民家家蓄養蜈蚣，有大尺餘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嘖嘖作聲，放他出來。他翻起腰來，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來高，便搭在大蛇七寸內，用那鉄鉤也似一對鉗來，鉗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這

拍案驚奇卷之三

數十丈長斗來大的東西。反纏死在尺把長指頭大的東西手裡。所以古語道。螭蛆鉗帶。蓋謂此也。漢武帝延和三年。西胡日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過比狸貓般大。拖一箇黃尾兒。那國使抱在手裡。進門來獻。武帝見他生得猥瑣。笑道。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乎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武帝不信。乃對使者說。試叫他發聲來。朕听。使者乃將手一指。此獸舐唇搖首一會。猛發一聲。便如平地上起一箇霹靂。兩目閃爍。放出兩道電光來。武帝登時顛出九金椅子。志掩兩耳。顛一箇不住。侍立左右及羽林擺立仗下軍士。手中所拿的東西。悉皆震落。武帝不悅。卽傳旨意。教把此獸付上林苑中。待

群虎食之。上林苑令遵旨。只見拿到虎園邊。放下。群虎一見。跟縮做一堆。雙膝跪倒。上林苑令奏聞。武帝愈怒。要殺此獸。明日連使者與猛獸皆不見了。猛捍到了虎豹。却乃怕此小物。所以人之膂力強弱。智術長短。沒箇限數。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莫向人前誇大口。當時有一个舉子。不記姓名地方。他生得着力過人。武藝出衆。一生豪俠好義。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進京會試。不帶僕從。恃着一身本事。鞦着一疋好馬。腰束弓箭短劍。一鞭獨行。一路收拾些雉虎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一日在山東路上。馬跑得快了。趕過了宿頭。至一村莊。天色昏黑。自度不可前進。只見一家人家。開門在那里。燈光射將出來。舉子下了馬。一手牽着。挨進看時。只見進了門。便是一大空

地空地上有三四塊大湖石疊着。其中有三間正房。有兩間廂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續蘇所見。庭中馬足之聲。起身來問。舉子高声道。媽。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婆子道。官人不方便。老身做不得主。听他言詞中間帶些悽慘。舉子有些疑心。便問道。媽。你家男人多在那里去了。如何獨自一箇在這裡。老婆子道。老身是箇老寡婦。丈夫亡多年。只有一子。在外做商人去了。舉子道。可有媳婦。老婆子蹙着眉頭道。是有一個媳婦。養得過男子。儘掙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氣力。雄悍異常。且是氣性粗。思一句差池。經不得一指頭擦着便倒。老身虛心冷氣。看他眉頭眼後。常是不中意。受他凌辱的。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說罷。淚如雨下。舉子听得。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道。天下有

如此不平之事。惡婦何在我為。爾除之。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拔出劍來。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歲頭上動土。我媳婦不是好惹的。他不習女工針指。每日午飯已畢。便空身走去山裡。尋幾箇麋鹿獸兔。送家醃爛起來。賣與客人。得幾貫錢。常是一二更天氣。纔得回來。日逐用度。只靠着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舉子按下劍入了鞘道。我生平專一欺硬怕軟。替人出力。諒一個婦女。到得那里。既是媽。靠他度日。我饒他性命。不殺他。只痛打他一頓。教訓他一番。使他改過。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將次回來了。只劝官人。莫惹事的好。舉子氣忿忿的等着。只見門外一穴黑影。一個人走將進來。將肩上叉口也似一件東西。往庭中一掙。叫道。老嫗。快拿火來。收拾行貨。老婆子戰兢兢

兢的道。是甚好物事呀。把灯一照。喫了一驚。乃是一隻死了的
班斃猛虎。說時遲。那時快。那舉子的馬在火光裏。看見了死虎。
驚跳不住起來。那婦人看見便道。此馬何來。舉子暗裡看時。却
是一個黑長婦人。見他模樣。又背了个死虎來。忖道。也是个有
本事的心裡。就有幾分懼他。忙走去帶開了馬。縛住了。走向前
道。小子是失路的舉子。趕過宿頭。幸到宝庄。見門尚未闔。斗胆
求借一宿。那婦人笑道。老嫗好不曉事。既是个貴人。如何更深
時候。叫他在露天立着。指着死虎道。賤婢今日山中遇此澆花
團。爭持多時。終得了當。歸得遲些。有失主人之祇。貴人勿罪。舉
子見他語言爽快。禮度周全。暗想道。也不是不可化誨的。連聲
道。不敢不敢。婦人走進堂。提一把椅來。對舉子道。該請進堂裡

坐。只是婦姑兩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復
又撥張桌來。放在面前。點箇灯來安下。然後下庭中來。雙手提
了死虎。到厨下去了。須臾之間。盪了一壺熱酒。托出一個大盤
來。內有熟騰騰的一盤虎肉。一盤鹿脯。又有些醃熾雉兔之類。
五六碟。道貴人休嫌輕褻。則箇舉子見他殷勤。接了自斟自飲。
須臾間酒盡。殺完。舉子拱手道。多謝厚款。那婦人道。惶愧惶愧。
便將盤子來。收拾桌上碗盞。舉子乘間便說道。看娘子如此英
雄。舉止恁地賢明。怎麼尊卑分上。覺得欠些。那婦人將盤一搨。
且不收拾。怒目道。適間老死魅。曾對貴人說些甚話麼。舉子忙
道。這是不曾。只是看見娘子稱呼詞色之間。甚覺輕佻。不像箇
婆媳婦道理。及見娘子待客周全。才敢出言。又不像个不近道

狸的。故此好言相問一聲。那婦人見說。一把扯了舉子的衣袂。隻手移着燈。走到太湖石邊來。道正好告訴一番。舉子一時間掙扎不脫。暗道等他說得沒理時。算計打他一頓。只見那婦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罷。便把一個食指。向石上一搥。道這是一件了。搥了一搥。只見那石皮亂爆起來。已自搥去了一寸有餘深。連七搥了三件。搥了三搥。那太湖石上。便似錐子鑿成一個川字。斜看來。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餘。就像个刻的一般。那舉子驚得渾身汗出。滿面通紅。連声道。都是娘子的。是把一片要與他分个皂白的雄心。好像一桶雪水對頭一淋。氣也不敢抖了。婦人說罷。擡出一張匡床來。與舉子自睡。又替他張好了馬。却走進去。與老婆子关了門。息了火。睡了。舉子一夜無眠。嘆道。天下有這等大力的人。早是不會與他交手。不然性命休矣。一到天明。鞦了馬。作謝了。再不說一句別的話。悄悄去了。自後收拾了好些威風。再也不去惹閑事。官也。只是怕逢着剛強似他的。吃了虧。今日說一箇情本事。說天話的。受了好些驚恐。惹出一場話柄來。正是

虎爲百獸尊

百獸伏不動

若逢獅子吼

虎又全沒用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北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一人。姓劉。名嶽。做劉東山。在北京巡捕衙門裡。當一個緝捕軍校的头。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馬熟嫻。奈久再無空落人号。他連珠箭。隨你異

常狠盜。逢着他便如堯中捉鷲。手到拿來。因此也積攢得有些家事。年三十餘。覺得心裡不耐煩。做此道路。告脫了。出本縣去。別尋生理。一日冬底。殘年。趕着驢馬十餘頭。到京師轉賣。約賣得一百多兩銀子。交易完了。至順城門。卸賦雇驢歸家。在驢馬主人店中。遇見一箇鄰舍張二郎。入京來。同在店買飯喫。二郎問道。東山何往。東山把前事說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驢。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道。近日路上。好生難行。良鄉鄭州一帶。盜賊出沒。白日劫人。老兒帶了許多銀子。沒個做伴。獨來獨往。只怕着了道兒。放仔細些。東山听罷。不覺鬚眉開動。唇齒奮揚。把兩隻手捏了拳頭。做一個開弓的手勢。哈哈大笑道。二十年前。張弓簇矢。不曾撞個對手。今番收場買賣。定不到得折本。店中

滿座。聽見他高聲大喊。及回頭來看。也有問他姓名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覺有些失言。作別出店去了。東山睡到五更頭。爬起来。梳洗結束。將銀子緊縛裏肚內。扎在腰間。肩上掛一張弓。衣外跨一把刀。兩膝下藏矢二十簇。揀一個高大的健驢。騰地騎上。一鞭前走。走了三四十里。來到良鄉。只見後頭有一人奔馬。趕來。遇着東山的驢。便按轡少駐。東山眯目覷他。却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見

黃衫纏笠。短劍長弓。箭房中新矢二十餘枝。馬額上紅纓。大簇。裹腹錦裝燦爛。是箇白面郎君。隨人緊響。嘶好正高頭一騎。

東山正在顧盼之際。那少年遙叫道。我們一起走路。則今就向

東山拱手道。造次行途。願問高姓大名。東山答道。小可姓劉名
嶽。別号東山人。只叫我是劉東山。少年道。久仰先輩大名。如雷
貫耳。小人有幸相遇。今先輩欲何往。東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
河縣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臨淄。也是舊族子弟。幼年
頗曾讀書。只因性好弓馬。把書本丟了。三年前帶了些資本。往
京貿易。頗得些利息。今欲歸家婚娶。正好與先輩作伴。同路行
去。放胆壯些。直到河間府城。然後分路。有幸有幸。東山一路看
他腰間沉重。語言溫謹。相貌俊逸。身材小巧。諒道不是歹人。且
路上有伴。不至寂寞。心上也欢喜道。當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
旅店。同一處飲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明日並纏出涿州
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先輩最善捕賊。一生捕得多少。也曾撞

着好漢否。東山正要誇逞自家手段。這一問。揉着痒處。且是他
年小可欺。便侈口道。小弟生平兩隻手。一張弓。拿盡綠林中人。
也不記其數。並無一個對手。這些鼠輩。何足道哉。而今中年心
懶。故棄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中拿箇把兒。你看手改。少年
但微笑道。元來如此。就馬上伸手過來。說道。借肩。上。宝。弓。
一看。東山在騾上。遙將過來。少年左手拿住。右手輕七一拽。就
滿。連。放。連。拽。就如一條軟絹帶。東山大驚失色。也借少年的弓。
過來看。那少年的弓。約有二十七斤重。東山用盡平生之力。面
紅耳赤。不要說扯滿。只求如初八夜頭的月。再不能勾。東山惶
恐無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年道。老弟神力。何至于
此。非某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之力。何足稱神。先輩弓自太軟。

耳東山贊嘆再三。少年極意謙謹。晚上又同宿了。至明日又同行。日西時過雄縣。少年拍一拍馬。那馬騰雲也似前面去了。東山望去。不見了少年。他是賊窠中弄老了的。見此行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教我這番例了架也。倘是個不良人。這樣神力。如何敵得。勢無生理。心上正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沒奈何。連七行去。行得一二舖。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扯個滿月。向東山道。久聞足下手中無敵。今日請先所箭。風言未罷。颺的一聲。東山左右耳根相聞。肅也如小鳥。前後飛過。只不傷着東山。又將一箭引扣待。對東山之面。大笑道。東山耽事人。腰間驟馬錢。快送我罷。休得動手。東山料是敵他不過。先自慌了手脚。只得跳下鞍來。解了腰間所繫銀袋。雙手捧着膝行。

至少年馬前。叩頭道。銀錢謹奉。好漢將去。只求饒命。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快走。你老子有事在此。不得回兒子前行了。掇轉馬頭。向北一道烟跑。但見一路黃塵滾也。霎時不見了。劉東山呆了半晌。捶胸跌足。起來道。銀錢失去也罷。叫我怎麼做人。一生奸漢名頭。到今日弄壞。真是張天師喫鬼迷了。可恨可恨。垂頭喪氣。有一步沒一步的。空手歸交河。到了家裡。與妻子說知其事。大家可惱一番。夫妻兩個。商量收拾些本錢。在村郊開個酒舖。賣酒營生。再不去張弓挾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坏了名頭。也不敢向人說着這事。只索罷了。過了三年。一日正值寒冬天道。有詞為証。

霜瓦鴛鴦。風簾翡翠。今年早是寒少。矮釘明窓。側開朱戶。斷

莫亂敘大到重陰未解雲共雪。商量不少。青帳垂幃要密紅。
幙放圍宜小。詞寄天香子。

却說冬日。關東山夫妻正在店中賣酒。只見門前來了一夥騎
馬的客人。共是十一個。箇上騎的是自韉的高頭駿馬。鞍轡鮮
明。身上俱緊束短衣。腰帶弓矢。刀劍次第下了馬。走入肆中來。
解了鞍輿。劉東山接着替他趕馬歸槽。後生自去剉草煮葷。不
在話下。內中只有一個未冠的人。年紀可有十五六歲。身長八
尺。獨不下馬。對眾道。弟十八自向對門往休。眾人都答應一聲。
道。咱們在此少住。便來伏侍。只見其人自走出門去了。十人自
來喫酒。主人安排些雞豚牛羊肉來做下酒。須臾之間。狼飡虎
蕪。算來喫勾有六七十觔的內。傾及了六七壘的酒。又教主人

將酒截送過對門樓上。與那未冠的人喫。眾人喫完了。店中東
西。還叫未暢。遂開皮囊。取出鹿蹄野雉燒兔等物。笑道。這是我
們的東道。可叫主人來同酌。東山推遜一回。遂來坐下。把眼去
逐一瞧了一瞧。到北面左手那一人。壘笠兒垂下。遮着臉。不
甚分明。猛見他抬起頭來。東山仔細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叫
得苦。你道那人是誰。正是在雄果劫了騾馬金去的那一個同
行少年。東山暗想道。這番却是死也。我些些生計。怎禁得他要
起。况且前日一人尙不敵手。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是一般英
雄。如何是了。心中忖忖的跳。真如七舞兒撞面。向酒杯不敢則
一聲。眾人多起身與主人勸酒。坐定一回。只見北面左手坐的
那一個少年。把頭上壘笠一掀。呼主人道。東山別來无恙麼。往

昔承挈同行周旋。至今想念。東山面如土色。不覺隻膝跪下道。望好漢恕罪。少年跳衛事間。也跪下去扶起來。挽了他手道。快莫要作此狀。快莫要作此狀。羞死矣。昔死俺們眾兄弟。在順城門店中。聞卿自誇手段。天下無敵。眾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事。與卿爭要取架。一回去。負卿之約。不到得河間。魂夢之間。還記得與卿並轡在丘道上。感卿好情。今豈還卿十倍言畢。卽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案上。向東山道。聊當別來一敬。快請收進。東山如醉如夢。呆了一晌。道。又是取笑。一時不敢應承。那少年見他遲疑。拍手道。大丈夫豈有欺人的事。東山也是不好漢。直如此膽氣虛怯。難道我們弟兄。直到得真个取你的銀子不成。快收了去。劉東山見也說。說得此。料不是

說得慷慨

敢

假方纔如醉初醒。如夢方覺。不敢推辭。走進去。與妻子說了。就叫他出來。同收拾了進去。安頓已了。兩人暗談道。如此豪傑。如此恩德。不可輕慢。我們再湏殺牲開酒。索性畱他們過宿。湏要几日則箇。東山出來稱謝。就把此意與少年說了。少年又與眾人說了。大家道。既是這位弟兄故人。有何不可。只是还要去請十八兄一声。便一齊走過對門。與未冠的那一個說話。東山也隨了去看。這些人見了那個未冠的。甚是恭謹。那未冠的待他眾人。甚是莊重。眾人把主人要留他們過宿。湏要的說話說了。那未冠的說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飯飽。不要貪睡。負了主人殷勤之心。少有動靜。俺腰間兩刀有血。哭了。眾人齊聲道。弟兄們理會得。東山一登莫測其意。眾人重到肆中。開懷再飲。又

白雲亭子 卷之三

携酒到对門樓上。衆人不敢陪。只是十八兒自飲。算來他一個喫的酒肉。比得店中五個人。十八兒喫闌。自探囊中。取出一個純銀筵籬來。煽起炭火。做煎餅自喫。連喫了百餘個。收拾了。大踏步出門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將晚。方纔回來。重到对門住下。竟不到刘東山家來。衆人自在東山家喫耍。走去对門。相見十八兒。也不甚與他們言笑。大是倨傲。東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問他道。你們這個十八兒。是何等人。少年不答。應反去與衆人說了。各各大笑起來。不說來歷。但高声吟詩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吟畢。又大笑。住了三日。俱各作別了。結束上馬。未嘗^冠的在前。其餘衆人在後。一擁而去。東山到底不明白。却是驟得^冠了千來兩銀子。手頭從容。又因生出

別事來。搬在城內。另做營運去了。後來見人說起此事。有識得的道。詳他兩句語意。是個李字。况且又稱十八兒。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是個爲頭的了。看他對衆的說話。他恐怕有人暗算。故在對門兩處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與十人作伴同食。有个尊卑的意思。夜間獨出。想又去做甚麼勾當來。却也沒處查他的確。那刘東山一生英雄。遇此一番過後。再不敢說一句武藝上頭的話。弃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營生度日。後來善終。可見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強。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有詩單說這刘東山道。

生平得盡弓矢力

直到下場逢大敵

人世休誇手段高

霸王也有悲歌日

又有詩說這少年道

英雄從古輕一擲

笑取千金價百金

盜亦有道真堪述
途中竟是好相識

此詩說少年道英雄從古輕一擲笑取千金價百金盜亦有道真堪述途中竟是好相識此詩說少年道英雄從古輕一擲笑取千金價百金盜亦有道真堪述途中竟是好相識

拍案驚奇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禪俠

贊曰

紅線下世備成備倖備去備隱娘出沒跨黑白衛香丸備泉備上備游備刃備香備

烟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姬條裂避居室衆神耳賈妻斷嬰離恨

以水解洵娶婦州陸畢具三鬟携珠塔戶巖肩車中飛度尺

餘一孔

水扁

這一篇替都是序着從前劍俠女子的事從來世間有這一家道術不論男女都有冒他的雖非真仙的派却是專一除惡扶善功行透了的也就借此成仙所以好事的類集他做劍俠傳又有專把女子類成一書做俠女傳前面這替上說的多是女